

溪上书话

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的澎湃交响

——《走远路的人》故事背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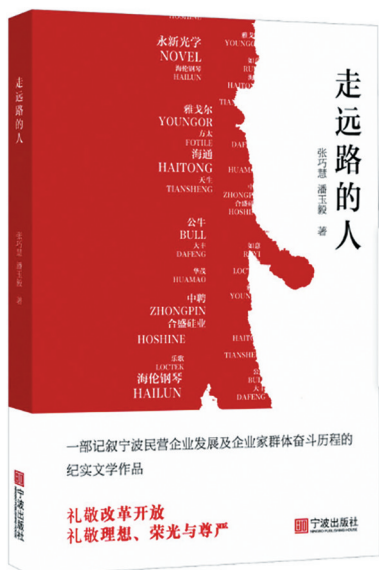
潘玉毅

收到《走远路的人》样书那日，久雨初晴，阳光，微风，一切都刚刚好，非常适合走路或骑行。我骑着小电驴把书拿来，又骑着小电驴回到单位，心情格外愉悦。

《走远路的人》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由张巧慧老师和我共同创作而成。从我们实地打卡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开启第一次采访到书籍正式出版，前后总历时一年零六个月。雅戈尔、如意、海通、天生、方太、公牛、大丰、华茂、中鹏、合盛、永新光学、海伦钢琴、乐歌……我们选取十三个企业，用十三个篇章讲述了企业家、企业与时代的故事，以及潮起潮涌间“宁波制造”所蕴蓄的新质生产力。

坦白来说，这算不得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却是一个群体的真实写照和缩影。我们尝试通过刻画企业家的群像，来反应时代大潮下民营企业家的乘风破浪、激流勇进的样貌。他们一路走来，取得了许多成绩，经历过许多挫折；面对选择时，曾壮志满怀，也曾感到彷徨，但最终都以无匹的勇气和智慧披荆斩棘，走到了现在，并且还在走向更远的远方。

毫无疑问，这些企业家和他们创办或为之奋斗的企业，都有很多的故事可讲，多到再厚的文本也无法囊括全部精彩内容，更何况我们的书体量并不大。我们所期望的，无非就是让我们觉得难忘的、有意思的片段展示



一部记录宁波民营企业发展及企业家群体奋斗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

出来，让读者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认识这群“走远路的人”，并通过他们，看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因为篇幅有限，我们并没有系统地讲述这些企业家的奋斗史和创业史，也没有完整地呈现企业起起落落的全部过程，而是在叙述企业发展主线条的基础上，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边角料”来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为此，我们除了采访企业的掌舵者，也采访了他们的家人与同事，从不同叙述者的视角，展示企业与人、与产品的故事，并融入一些个体经验互为参照。可以说，还是非常用心的。

其实，在此之前，我也曾陆陆续续地写过几本企业文化故事书和企业家的传记，但如此“大规模”地采访民营企业却是头一回。我曾经以为，成功的企业家与我们这些平常人之间是隔着距离的。毕竟，无论是身家还是社会地位，他们遥遥领先于我们。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大多没什么架子，讲话很平实，甚至如你我一般，言谈间也会有困惑和词不达意的时候，甚至偶尔还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国骂”。

当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的有情有义。这些企业家都很忙，也很低调，约采访特别困难。有一听要采访，就说“我们做得还不够”“现在还不是时候”，表示委婉拒绝；也有的好不容易约上了，但总是因为临时有事，不得不一再地改期。每一次，遇到的困难不尽相同，但他们身上有一种特质却是如出一辙，那就是很重感情。有的企业家通过官方途径约不到，但是老同学、老朋友一个电话，再忙也会挤出时间来，人情味十足。这让我对中国尤其是宁波的民营企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多了几分由衷的敬意。余外，也让我对当下营商环境的改善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按照最初的设想，我们打算写企业家的某个特定侧面，比如与文化的关系，故而设置的问题也更多地倾向于文化层面。但是采访进行到三分之一，我们忽然觉得不应该如此狭隘，

因为即便是文化，也是在一定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他们所经历的，远比我们预想的精彩。于是，我们转变方式，更多地以听故事的形式，由他们信马由缰地聊一些他们想聊的话题。

言谈之外，每次采访都会有一些令人感慨的事情发生。比如雅戈尔的董事长李如成就有一个细节很是打动我。在我们采访结束要出去的时候，助理朝外打开会议室的门，李如成直截了当地提醒他要朝里开，因为如果朝外开，会挤占外面的空间，开门时有人经过的话还会不小心碰到。他说话的语调并不高，像是长辈对晚辈的善意提醒，但又毫不遮掩。

这个世界上，会说话的不止有人，还有物。所以，我们除了采访企业家和企业员工，还参观了车间、展馆、餐厅、办公室、实验室，等等。雅戈尔、大丰、天生、永新光学、合盛硅业……他们的展馆各具特色。华茂就更不用说了，一座艺术教育博物馆，一座美术馆，美轮美奂，充满视觉和想象的哲思。其余几家，亦是如此，让人流连忘返。

因为这段经历，我在潜意识里学会了“超链接”。比如我们曾在永新光学的展馆里看过一块“产品入驻空间站”的宣传展板，讲述的是永新人承制的医学样本显微观察记录装置“天和”核心舱入驻中国空间站的故事，据说那也是中国自主设计与制造的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于是，今年神州十七号与神州十八号在“天

宫”空间站成功会师，镜头里出现那台太空显微实验仪的时候，我就下意识想起了当时参观的画面和他们讲述故事时的场景，仿佛与有荣焉。

如果说采访、参观的过程很幸福，那么统稿的经历就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我和张老师从事的工作不同，业余的写作方向也有差异，行文风格和表达习惯自然也不可能一样。

多才多艺的她既是作家，也是画家，小楷写得赏心悦目，照片拍得也不错，不过，她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身份是诗人。诗人用词简洁，思维常具跳跃性。而我在单位里主要负责新闻报道和材料撰写，有时难免会过于刻板，表述上也更倾向于直白而非含蓄。于是，两个人在统稿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发生碰撞。

文似看山不喜平，但如果这个“不平”落在统稿上，那么过程就会变得异常艰难。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相对心平气和，每天能完成一到两个稿子。但随着分歧越来越多，改动越来越大，进度开始变缓，情绪也都不由有些焦躁。好几次说着说着，彼此的声音就不由得高了几度。张老师有张老师的意见，我也有我的坚持，许是觉得气恼于“剑拔弩张”，有一次她在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后说“你看我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人吧”，然后我就笑笑不说话。当然，不管争议多大，最后我们还是综合

考量文章肌理和思想表达，互相让渡一部分“骄傲”，否则文章如人，也是走不远的。

为了统稿，张老师经常三天两头不吃饭，每天的标配是一杯咖啡。我常常打趣她“靠着一杯咖啡续命”，也难怪她能坚持下去。有时她有应酬，有时我要加班，忙完工作，开始校稿、对稿通常已是晚上八点半以后，而统完稿子更是到了后半夜。那段时间去他们单位的次数较多，慢慢地，传达室的保安跟我也熟了。头两次去的时候还要问东问西，到后来便不再问了，摁一下喇叭，他就会直接把杆子摇起来。

如今，写稿、统稿的日子已经远去，但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采访、写作的镜头在脑海里闪过。记得整个统稿将要结束的时候，张老师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歌曲来，唱了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旋律很熟悉，而且她也不是从头唱到尾，而是重复地哼唱着同几句歌词。这与平时大家愁眉苦脸对稿的模样绝不相同，用网上流行的话，看着有点犯二。我下意识想到了一个词：魔怔。但似乎不是很妥帖。与张老师说起时，她说我绝不承认。

时过境迁再次回眸，整个写作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收获远比付出来得多。再者，相较于那些企业家的艰辛历程，我们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创业守业也好，写稿统稿也罢，若是心在远方，眼前是阳光，是风雨，都是漫漫征途的温暖陪伴。

新人新作

再读《孔乙己》

胡宇曜

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第一次读到，记得是在初中的语文课上。语文老师很形象地用手罩住粉笔盒，再拿开看看，摇着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同学们哄堂大笑，课后大家又学着孔乙己的话“多乎哉，不多也”互相开着玩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读到《孔乙己》的回忆。以后几次阅读《孔乙己》，每次也都有不同的感受。

当我学习现代文学课程，再次阅读小说《孔乙己》时，我对作者在小说里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更有新的体会。小说中的各类人物，孔乙己、“我”、掌柜、短衣帮、穿长衫的、丁举人等等，其实都是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代表。小说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揭示了清朝末年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社会各阶层的现状，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尤其是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人们的毒害，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

孔乙己是小说的主角，他是封建社会里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咸亨酒店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满口“之乎者也”，说些人家听不懂的话。他没考上秀才，又不会营生，但却不肯脱去长衫。他鄙视劳动，好“喝”做，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只得去偷人家的东西，最后被丁举人打断了腿，悲惨地死去。但孔乙己又是一个善良的人，在人们嘲笑他的时候，他尽量不去争辩。他成为别人的笑料，他的痛苦却给别人带来了快乐。他从不拖欠酒钱，总是及时还清。他教“我”认字，把茴香豆分给小孩，对小孩子是那样和蔼可亲。在他的身上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善良本质。作者对孔乙己形象的塑造，既批评了旧知识分子那种迂腐懦弱、缺乏反抗精神的劣根性，又揭示了封建社会对底层知识阶层的迫害和遗弃。

小说中的店小二“我”和短衣帮，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虽然是打工者，但看不起孔乙己。短衣帮在辛苦劳作之余来酒店站着喝一杯酒，但却在嘲讽、讥笑孔乙己中寻找快乐，把揭穿别人的伤疤当作自己的快乐，乐此不疲。或许这不仅是孔乙己的悲哀，更是这群短衣帮的悲哀吧。小说中的“我”侍候不了长衫主顾，靠着荐头的情

面管温酒这样无聊的工作，但也看不起孔乙己，“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他。当孔乙己问他‘回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吗’时，‘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开’。为什么短衣帮和‘我’虽然与孔乙己同处于社会底层，却如此看不起孔乙己，甚至拿他取乐，在愁苦中为自己寻找一丝快乐呢？作者通过这一人群的描写，揭示了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的毒害下，他们陷于麻木，也表达了起码的同情心。说明需要觉醒的不仅是孔乙己，更是广大底层社会的民众。

“穿长衫的”小说里虽然没有过多描述，但他们是可以“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的人。在清代穿长衫代表着文化人或有一定身份的人士。穿长衫的人不会站着喝酒，也不会和穷人伍，一般人是不敢得罪他的人。封建社会这种明显的等级差异，好像是一道天然屏障，把穷人和富人、下等人 and 上等人分隔开来。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何家”，因为孔乙己偷了他家的书而被他“吊着打”，可见“何家”也是曾镇一霸。有书的“何家”说明也是读书人家，但读书人吊打读书人，以强凌弱，说明社会失去了公平和良知。而更为可恶的是丁举人，他是小说里没有露面的人物，他也是导致孔乙己死亡的直接凶手。丁举人和孔乙己一样也是通过封建科举制度向上爬的人，但当他取得一定社会地位后却反过来欺压百姓。他对同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没有半点同情与怜悯，反而对孔乙己“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了”。如此残忍地迫害孔乙己，把他打成了残废，只能爬着走路，最后悲惨死亡。作者从描述穿长衫的人、何家、丁举人这些当时社会中上层代表人物的冷酷无情，以及对孔乙己的迫害故事，控诉了这人吃人的黑暗社会，展现了封建社会的阶层对立，唤醒劳苦大众起来挣脱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桎梏。

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创作至今已一百多年，但仍百读不厌，每次阅读，都会带来新的感受。小说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人性的探讨，以及它的文学价值都不可估量。让我们在阅读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学会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做一个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人。



杨梅仙子话书事

我的杭大师兄俞浩奇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苏沧桑〈纸上〉荣获第六届朱自清散文奖》。

这是公众号“十月文艺”上的一个报道。文章的开头写道：“12月16日，第六届朱自清散文奖颁奖仪式在扬州市音乐厅举行。现场揭晓第六届朱自清散文奖，韩少功、南帆、夏坚勇、陈福民、苏沧桑、晏明六位作家获奖。其中，苏沧桑《纸上》荣获第六届朱自清散文奖‘优秀作家奖’”。

苏沧桑的散文集《纸上》获奖了，而且和韩少功等名家列在一起。这也难怪，苏沧桑自己也是散文名家。苏沧桑是俞浩奇的大学同班同学，按辈分，她是我的师姐。杭大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也可能正因为它没有了，杭大的学子们对杭大反而有了更深厚的感情，校友之间的感情也像陈年老酒那样更加醇厚。沧桑师姐是政治系86级的，她大四的时候，我刚进大学，我们有一年时间同在杭大学习、生活，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在杭大大草坪上擦肩而过，或者同在图书馆的阅览室看书？那个时候，我不认识她，即使碰到了，也会是视而不见吧。但是，作为一个有点喜欢文学的人，以强凌弱，说明社会失去了公平和良知。而更为可恶的是丁举人，他是小说里没有露面的人物，他也是导致孔乙己死亡的直接凶手。丁举人和孔乙己一样也是通过封建科举制度向上爬的人，但当他取得一定社会地位后却反过来欺压百姓。他对同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没有半点同情与怜悯，反而对孔乙己“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了”。如此残忍地迫害孔乙己，把他打成了残废，只能爬着走路，最后悲惨死亡。作者从描述穿长衫的人、何家、丁举人这些当时社会中上层代表人物的冷酷无情，以及对孔乙己的迫害故事，控诉了这人吃人的黑暗社会，展现了封建社会的阶层对立，唤醒劳苦大众起来挣脱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桎梏。

《纸上》是师姐的一部散文力作，于2021年3月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只有七篇散文，每篇文章都来自她的亲身经历，都有她的细心观察、用心体验和精心提炼，都带着她与书写对象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联系。正如她的自序《春天的秒针》中说的：“三年多来，‘我’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和‘他们’一起捞纸、唱戏、采茶、养蜂、育蚕、酿酒、摇船，试图对那些正在远去的人心，进行活化的生肌解髓，深度挖掘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横断面里蕴藏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以及山水之美、风物之美、传统之美、劳动之美、人民之美。”主办单位在对《纸上》的授奖词中，对这部散文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苏沧桑的写作深挚厚诚、自然从容、清美俊逸，《纸上》不仅仅是她个人写作步入新境界的分水岭，也是新时代散文写作文体变革和历史自觉的确凿明证。”这个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幸运的是，我有师姐的《纸上》签名本。获得的过程，值得说一说，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师姐的人。

那天，为了写这个文章，我特意去查了一下，那天是12月2日，在Z的朋友圈看到她发的消息：“陈云其老师说：活着的意义，就是寻找美！冬日午后，听着朗诵，品茗读诗，就是美的享受。《掩面眺望你》是陈老师40多年非军旅诗的选集。我有两本，都是签名本。想要的书友积极报名。”陈云其老师，虽然我不认识他，但他的名字是早就知道的。早到什么时候呢？毛估估也有三十多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慈溪中学读高中，因为喜欢诗歌，认识了慈溪诗

人俞强，从他那里读到了《文学港》杂志，知道了几位宁波的诗人，其中就有陈云其，那个时候，他已是活跃的军旅诗人。后来，我在他的诗集《掩面眺望你》的附录《写作年表》里读到，他从1974年开始写诗，并在1979年编印了个人诗集《蓝披肩上的海》，在1981年发表了长诗《我属于海》……这印证了我的记忆是对的。

我很想要一本陈云其的诗集，尤其是签名本。这多少可以弥补我不认识他的遗憾，也可以算是一种对过去岁月的呼应。于是，我在Z的朋友圈里留言：“留一本。”显然，她对我这个因没有主语而多歧义的留言，有了我的本意之外的解读。

她很快回复我：“签我名字的，肯定要留。”我又给她留言：“两本都要留。”“还有一本特意让陈老师不写我的名字，可以送人。”她又回复我，还带有一个偷笑的表情包。

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再和她打哑谜了，就很直接地给她留言道：“申请。”这下，信息完全同频道了。还是在朋友圈，Z回复我：“我周一快递到你家。”哎呀，这有点让我不好意思了，让她送了我书还要赔上快递费。

我写上这段小插曲，大致介绍了我拥有陈云其老师的签名本诗集《掩面眺望你》的经过。如果我和Z都是文坛名人吧，若干年后，这不是一段文坛佳话？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掌故吧？可以让陈子善老师一样的专家，写一篇专栏文章，考证一下陈某人的签名本中，有一本是陈云其的诗集，这本诗集，又是如何到他手里的。虽然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成为名人了，但在寒冷的冬天里，这样想想心里也会是暖暖的。

回过头来说陈云其老师。当初，他在书的扉页签上自己的大名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本没有署上Z大名的签名本，会经过Z的手，击鼓传花般落到谁的手里？我想，即便是他想过，他也不会想到，这本书会传到三十多年前就记住了他的一个陌生读者的手上。

而我也一样。在三十多年前我知道陈云其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会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机会相遇相识；我也会想到，我会以这种方式，拥有了一本他的诗集签名本。

人生充满着意外之喜。也许，正是或大或小的意外之喜，才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充满了喜和乐。

苏沧桑陈云其的签名本

陈早挺

勇气，给她打了微信电话。果然不出所料，师姐很爽快地答应了，她要把手机号码和地址发给我。我没想到的是，五分钟后，我就收到了她发给我的一张照片，仔细一看，正是她的亲笔签名：“陈早挺师弟清正。苏沧桑二〇二二年元月”。细心的她，在名字旁边还盖了她的名字印章。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师姐立马在顺丰上下了单，同时把下单的照片发给了我。我终于明白了俞浩奇师兄说的“肯定没有问题的”真正含义！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师姐寄过来的《纸上》，她成了我的一个梦。我很想写个小文章纪念一下，却一直没有下笔。这次，看到师姐获奖的好消息，终于让我写下了上面的文字。祝贺苏沧桑师姐，希望不断听到她的好消息。

那天，为了写这个文章，我特意去查了一下，那天是12月2日，在Z的朋友圈看到她发的消息：“陈云其老师说：活着的意义，就是寻找美！冬日午后，听着朗诵，品茗读诗，就是美的享受。《掩面眺望你》是陈老师40多年非军旅诗的选集。我有两本，都是签名本。想要的书友积极报名。”

陈云其老师，虽然我不认识他，但他的名字是早就知道的。早到什么时候呢？毛估估也有三十多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慈溪中学读高中，因为喜欢诗歌，认识了慈溪诗

人俞强，从他那里读到了《文学港》杂志，知道了几位宁波的诗人，其中就有陈云其，那个时候，他已是活跃的军旅诗人。后来，我在他的诗集《掩面眺望你》的附录《写作年表》里读到，他从1974年开始写诗，并在1979年编印了个人诗集《蓝披肩上的海》，在1981年发表了长诗《我属于海》……这印证了我的记忆是对的。

我很想要一本陈云其的诗集，尤其是签名本。这多少可以弥补我不认识他的遗憾，也可以算是一种对过去岁月的呼应。于是，我在Z的朋友圈里留言：“留一本。”显然，她对我这个因没有主语而多歧义的留言，有了我的本意之外的解读。

她很快回复我：“签我名字的，肯定要留。”我又给她留言：“两本都要留。”“还有一本特意让陈老师不写我的名字，可以送人。”她又回复我，还带有一个偷笑的表情包。

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再和她打哑谜了，就很直接地给她留言道：“申请。”这下，信息完全同频道了。还是在朋友圈，Z回复我：“我周一快递到你家。”哎呀，这有点让我不好意思了，让她送了我书还要赔上快递费。

我写上这段小插曲，大致介绍了我拥有陈云其老师的签名本诗集《掩面眺望你》的经过。如果我和Z都是文坛名人吧，若干年后，这不是一段文坛佳话？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掌故吧？可以让陈子善老师一样的专家，写一篇专栏文章，考证一下陈某人的签名本中，有一本是陈云其的诗集，这本诗集，又是如何到他手里的。虽然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成为名人了，但在寒冷的冬天里，这样想想心里也会是暖暖的。

回过头来说陈云其老师。当初，他在书的扉页签上自己的大名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本没有署上Z大名的签名本，会经过Z的手，击鼓传花般落到谁的手里？我想，即便是他想过，他也不会想到，这本书会传到三十多年前就记住了他的一个陌生读者的手上。

而我也一样。在三十多年前我知道陈云其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会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机会相遇相识；我也会想到，我会以这种方式，拥有了一本他的诗集签名本。

人生充满着意外之喜。也许，正是或大或小的意外之喜，才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充满了喜和乐。



我们爱读书（摄影）沈斌煌